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曰義卷之八 卷八

廣齋 林希逸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

曰說符列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撮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影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此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故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

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為說說而此為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

之書乎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彘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彘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為禽獸之行必自取危

辱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所以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所以中之道也關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威者驕力威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夫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威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威者恃勇力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

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我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

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莖葉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後也殺莖剪滅削處也莖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審於貧羨施氏之有困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泰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速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則之而還諸魯既及孟氏之父子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來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

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官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情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室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晉國苦盜有郟^七雍雍者能視盜之絕察其肩隄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

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樂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趙襄投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實之不竊便是此意孔子自衛及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游鼈鼈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屬之孔子使人並渚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遊鼈鼈不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方將屬之屬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

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後也不以措意者不以彼濟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彼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泅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透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取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

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為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

則為道至為者道也有為不足以盡道必無為而後為道若以寒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得自己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己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

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史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史日中必晏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
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而不能攻墨
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
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

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
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民易于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
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
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
為凶凶未必不為吉也先達後合者言不
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
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

技以雙杖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
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
復望吾賞拘而擗錢之經月乃放

雙杖屬於脛今人所為接脚之戲是也雙
杖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
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
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
而擗錢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
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
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弭蹤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槽縵薪菜者
有九方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
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至果天下之馬也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
馬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
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
而去也弭蹤者無迹也槽縵者負索也千
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
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
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
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
汝所謂違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
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遺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坐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可

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禱

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棄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糶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慨然

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因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知又追而以甲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私矣而追吾不已遂將著馬既為盜矣仁將焉存遂殺之又傷其黨四五人馬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糶沙地名也使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不祥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管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_魚而笑飛_魚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使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_{據本}惟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且以射中否為勝負也榆魚者骰米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兩者以為榆魚之米劉毅之爭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感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謹立勇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請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客_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取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差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搗蓋子所譏亦此意也

柱厲叔事昔教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昔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至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臆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己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亦唯我

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堅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矣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

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驚濤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歧路分也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衆也因學泗而得溺喻

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歧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未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

喪矣况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為問答今釋家答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揚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
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大人
若見白狗而為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
內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為善

此莊子為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
之利至則必爭故為善者必忘己去名而
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
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
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
過乎生彼自費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
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
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
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
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

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
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
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
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矣為不能言生術
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
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為數學也此章之
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為難知之不如行
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矣為不能言
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
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
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
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
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眾如
孤山湖中之放魚龜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鷹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
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
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噬膚虎狼食肉非
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虫食小虫之論
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蝗之類是也
非相為而生之也天非為人而生百物也
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
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坐也眾莫
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
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
所言墻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客數
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畜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此詩所用竟其本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門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伴伴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鍛張訓切策端有鈇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踏株

培頭抵粗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願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鍛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培陷也意有所屬者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規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拓說劍文字

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辨之

沖虛至德真經廣齋曰義卷之八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為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此所以為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為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怪以駭俗也說符